

包饺子

□张焕军

冬至前夕,单位搞了一场团建活动,大伙儿一块儿包饺子。

俗话说,“舒服不过躺着,好吃不过饺子”。饺子是大众食品,兼有化解众口难调矛盾的作用,故此人人喜爱。

包饺子是个复杂的活儿,甚至还是个技术含量蛮高的活儿。和面有讲究,拌馅儿有讲究,擀皮儿有讲究。包,则是最大的讲究,没点功夫休想把馅儿包进皮儿里,即使勉强包进去了,包的也不一定美观养眼。据说,老外初次吃饺子时,会面露惊讶之色,进而又是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神态,皱着眉头在想,馅儿是怎么跑到皮儿里去的呢?假使没有人给他演示一番,至死他也不想清楚。

说包饺子是个技术活儿没有错,但有一点不能忽略,包饺子说白了还是个凝心聚力的活儿,是靠大家一起劳作才能完成的事儿。

早些年,家里姊妹们多,加上老人,一大家子围在一起吃顿饺子可是件不得了的大事。要早早张罗,谁去买材料、谁来剁馅儿、谁拌馅儿、谁擀皮儿、谁负责包,这些都是分工好

了的,可谓各尽所能。

假如一个人把包饺子的活儿全都包下来自己干,想想看会发生什么现象?那还不得把人饿死了,虽然这是句玩笑话,饿死是不可能的,但等得人难受却是一定的。因此,包饺子表面上看是件不起眼的事儿,实则是大有学问的:比如分工协作,比如优势互补,比如和谐共处,比如价值取向等等。

十八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花费了十年时间写了本影响世界的书,名字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这本书开篇就讲了财富的来源。亚当·斯密认为加强劳动分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增加财富的主要路径之一。其实,我们老祖宗通过包饺子这事儿早就把斯密絮絮活活论述的问题说清楚了。

人这种生物具有两面性,注意是“两面性”,不是“两面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明的暗的,白的黑的,公开的私下的,阳奉阴违等,这些都是“两面人”的特征。没有人喜欢“两面人”,但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存有这种问题,就像有句讲的话:“人这一辈子谁还不说一两句谎话。”

“两性人”与“两面人”有点关系,但不能划等号。“两性人”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男、女自然属性。这里的“两性人”是指社会学范畴的两性,即公性与私性。公性是指人的归属感和善良,是与生俱来的;私性是指人自私的一面,自私自利也是与生俱来的。善与恶,公与私,归属与自利构成了人的“两性”。教育也好,宗教也罢,包括法律,以及相应的纪律、规章制度

都是为了使人扬善抑恶。组织的存在和作用,一方面是使劳动生产率最大化,另一个目的就是发扬和挖掘人性中的“善”。这也是团队建设的最直接目的。

现在吃顿饺子简单多了。可以到饺子馆去吃,也可以到超市买速冻的回去自己煮,很方便。但我们家还是老观念,带馅儿的东西,比如饺子、包子、菜盒子,喜欢自家包的。我们家包饺子分工明确,媳妇负责和面、包饺子,我负责拌馅儿、擀皮儿。孩子忙,偶尔也会搭把手。家里人口少,吃顿饺子不再是多难的事儿了。

饺子有多种包法,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捏,一是挤。捏出来的饺子花样多,褶子与褶子相互叠压,看上去每个都是件艺术品,女人们通常喜欢捏饺子,这符合她们心灵手巧的天性。至于挤饺子,这是大多数男人的包法,特点是比较快,两个大拇指加两个食指一挤一压就包好了,快了快了,缺点也突出,饺子边缘的皮会厚些,吃起来口感不好。媳妇对我这种包法总持有异议,我则开玩笑说:“你包的饺子是坐着的,我包的是立着的,女人坐着,男人立着,男女分明,不也挺好嘛。”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是在强词夺理,因为我不捏饺子。

饺子是一种很有意思的食品。包的时候费事儿,吃的时候简单。花费半天时间包饺子,吃起来用不了半小时。因此,吃饺子的时候要备有几道爽口的凉菜为好,比如炝拌菠菜、凉拌白菜心,再炸一小碟花生米,搞一盘芥末三丝……总之,菜的样数不一定多,每样量也不要大,否则会冲淡饺子的感觉。这时候斟上一小杯酒,吃饺子、喝酒。老话说:“饺子就酒,越喝越有。”那个舒坦劲儿,只有吃饺子的人才能体会到。



瑞雪丹馨

许岗 摄

红豆树

□杜文涛

梦幻般的青碧小舟浮现在腾挪的脚步旁。它深藏浅露,首尾都隐隐在巴山北坡的深处,低低喁喁,扭着一湾清流,温润地绕山崖前滑去。

河曰岚河。深秋时节的河洲之上,有着红的火棘,白的芦花,黄的金菊,绿的菖蒲。

脚踏河石仰望,山就压过来,漾着绿中泛黄的光晕,冷冷地峙垂在眼前。扑面入眼的层崖一方,直直站着棵棵平冠的大树,它有着高大的横枝,树冠横斜伸张,树身铁青黑黝,树根外露虬曲,树约三四人合拢,尽显沧桑之态。

树曰红豆。肥硕的枝叶滞留在褪绿转黄时节,梗又间缀着仕女弯眉般的豆荚,厮磨着晶亮剔红的豆粒,似贝壳内藉红色珍珠,赤凝荚角,荚隐叶间。

红豆树一侧立着高约六十米、宽约百米的断崖,崖面上散布着近百个崖洞。崖石泛白,崖洞深黑,像山的一只只眼睛。洞穴多为横穴式,深三四米,高两三尺,有的洞室相连,有的独立为舍,漫透着人为痕迹,深涵着远古的拙拙。

洞曰百子洞。“百”为“燹”之近音讹叫,“燹”为殷周时期在岚河流域及巴山北坡活动巴人之一族。“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

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古老的《山海经》说着一样的话。

每株树木都有生命,每个崖洞都有灵魂。树长在悬崖上,洞生在崖壁上,聚集为群的部落匍匐在山崖上。洞的主人饮着河水,呷着河水,嗅着山花,啖着山果,在欢欣的山歌里用他们掘凿山洞的有力臂膀,在山脚旁,在崖顶上,从洪荒里,从荆棘下,执拗不休地开垦出土地,揉熟生涩的泥土,种稷兴黍,炙制清酒,哺幼养老,壮其族裔。

自然的崖壁上,山洞的主人以山为屏,以洞为家,在这崖壁上繁衍着一世一世,生息了一代一代。他们耗尽了一辈辈人的力气,最终四散离开,山洞也去了烟火终成废墟,弃于山里。

历史在这里结成了一个谜。烟雨亘古长,时空语不息。我在崖壁上攀缘,在崖洞里摩挲。环顾洞室,仿佛有一个个兽皮裹身的人儿围着火塘烧烤猎物。他们手端土碗,半盛巴山清酒,手撕烤肉,口诵铿锵山谣,火旺声高,仰面尽饮。手提竹筒斟酒的是位年轻女子,她的青黑长发随弓腰屈起而摆动,绕随着火塘徐步而飘起。

身置洞底外望,蓝天被洞口切

割成不规则的小片,似斜逸的树叶,像飘渺的月牙。每片形状都是古人剪裁出的,和远古的人看到的一样。

崖壁上有着粉红的野棉花,它们从古时走来,麇集于此,生生不息,摇曳着盛装的气象。秋末的阳光恬适地与锦簇的花儿妥协,成群的蜂儿在吮啜最后一季旷野里的花蕊,酿制入冬前最后一疙瘩蜂蜜。蜂儿簇簇集集,嗡嗡的低鸣穿透着时间的裂缝,像它们的祖先曾陪同过的崖洞主人,它们和他们用相同的方式绎承下一个共通的名字,叫“族群”,或称“部落”。

旷古的风莲同野棉花的清新氤氲散开在崖壁上,漫进崖洞里,糯进红豆树梢里。凉深温浅的秋天里,山野开始绚烂,晶莹的红豆已浸渍熟透之色,三分落地,七分恋枝,颗颗粒粒,角角荚荚,晕红了一方山崖。

红豆最相思。红色也许斑斓过山洞主人的眼睛,也许装饰过山洞主人的脖颈。相思的寄托也许在他和她的手腕上牵缠,他和她也许来撮过这红豆树祖辈的红豆,也许这老树是他或她脉脉相送而遗落的豆粒发的幼芽。

我弯腰拾起几粒红豆,种进了近旁的一窝土里。

狼狈打架

□陈仓

因果关系非同一般,根据现有经验判断,可能有五种情况:第一,撕破脸皮,一拍两散,彼此脱钩,切断特定关系,消除狼狈为奸的负面影响,彼此保持身份独立;第二,公开

作秀,制造脱钩新闻,明脱暗不脱,深度合作,预防连带责任风险,暗地里继续狼狈为奸;第三,狼想减负,狼要自由,都想搞单干,公开散伙,另起炉灶;第四,狼控制不了狼,狼不服管,关系彻底破裂;第五,狼想投奔老虎,公开与狼决裂,负气出走,再攀高枝。狼狗大吃一惊,天啦!这么复杂!

寓言

太行山八泉峡

□韩彬

八泉峡雄踞山西太行山大峡谷的东北部,峡谷内有重峦叠嶂的山峰,鬼斧神工的峭壁,千奇百怪的山石,绿浪滔天的林海,潺潺流淌的溪水,清澈见底的池潭,将北方山川的壮观与江南秀色的阴柔融为一体。被誉为太行第一雄峡,中国最美十大峡谷之一。

八泉峡的美,的确很一般,首先你要地上看,水中游,进而是天上观,云中行。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低头看是神农架,抬头仰望张张家界。青山叠翠,碧水静幽,泉水叮咚,如入仙境。人在溪边行,临水观峡闻涛,尤其是雾雨巾,水清澈见奇石,薄雾轻漫水面。人在水中游,碧水清流中挂天,绝壁如削,高耸相对,灵性十足。

画轴徐徐展开,潺潺流水,奇石千姿,青苔如镜,柳叶弯眉。身边的女摄影家,十步一走,五步一退,手握相机,不放过任何一处美景,敬业精神令人惊叹不已。真正令人心动的,还是八泉峡的美景。走在八泉峡的水边,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山清水秀,微风细雨,空气清新,返璞归真。

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和谐,

人与自然的融合,就是和谐和美,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体现在精神上就是温情、温暖、温馨,人这一生最难做到的事,莫过于随和二字,我们最喜欢的字眼就是温柔。八泉峡的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无不令人动容,这里的一草一木,溪流奇石,啾啾鸟鸣,无不体现出阴阳比和,即便是走在峡谷中的路上,也让人心旷神怡。

进入八泉峡,我们先是坐了船,欣赏了宽阔的碧水,悬崖峭壁,上岸后沿着溪水一直往里走,走了近四个小时,清澈见底的溪流蜿蜒曲折,千姿百态的奇石如梦如幻,加上天空下着小雨,浙浙沥沥的雨滴落在石头上草叶上,我们拍摄的照片真的很好看。和我同行的摄影家,是一位年过六旬的姐姐,她是刚刚认识的旅友,她虽已六旬,但体态仍不失窈窕,气质优雅,穿碎花连衣裙,许是热爱摄影,经常会旅游拍照,碰上一处美景,就会从不同的角度拍摄各种美图,一旦行走,则移步轻盈,裙摆飘飘。

晚上我们入住农家旅馆,说是农家旅馆,其装饰风格、卫生状况都不错。晚饭也在农家旅馆内吃,我们四个旅伴一起吃饭,吃完了AA,四个菜就小馒头,干净卫生花费不多。晚上

睡觉,窗外山顶有一个宝塔,叫福寿塔,夜里一直在下雨,睡得很舒服。这里的乡村人家,都是红瓦白墙,车在山上面行驶,红瓦白墙的村庄在庄稼和树的簇拥下,煞是好看。

我们旅行的目的地是山西太行山大峡谷,都在长治市壶关县,除了最有名的八泉峡,还去了红豆峡和青龙峡,这两个峡谷各有特色。青龙峡是国际攀岩基地,在顶端有一处瀑布,水来自断层绝壁之间,很是壮观,路上水边有很多野花野草,潭水青翠碧绿如玉。红豆峡由于境内长有数万株天然红豆杉而得名,这些红豆杉都长在峡谷深处的褶皱沟坎上,林木葱郁,加之谷底水流不断,空气清新。站在溪水潭中的石头上摄影,人与绝壁倒映水中,天籁般的画面,惬意爽心。

很多人过着枯燥乏味的生活,生活和工作自然是很无聊琐碎的,热爱生活的人,自然免不了喜欢旅行,在旅途中发现另一个你,一个热情洋溢的你,一个激情四射的你。坐在车里如同坐在窗前,静静地看着窗外,不断去一个要去的地方,去这个地方旅游,如同我们和相爱的人在一起,不断完善升华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了,歪着头丢盹,涎水就像一根垂钓的长线。老妇人抱着娃,眼在娃头上瞅,手在娃头上刨,寻虱呢。媳妇、姑娘或编织,或缝补,或纳鞋底,都是为过冬、过年忙针线呢。小孩该最快活,偏在迎风口跑玩,脸冻得通红,嘴冒着热气。大人白喊叫,唤不到太阳下来。这样的场景童年司空见惯,久违了后像童话一般入心而暖,像图画一般逼真得如在眼前。没有太阳的日子串门,进屋第一礼仪,就是被让上炕,冷脚冻手都伸进热被窝。一村的人无忌语,不洗脸不会被嫌弃,除非生了嫌隙。我后来回想,生活真是妙哉!人心温暖,等于恩春。热炕头,向阳坡,炭火旁,太阳照耀的地方,都是春嘛!这样的暖,是春天的“引擎”。

我至今坚信,冬天其实就该像童年故乡那样冷,那样刮风下雪,那样日照寒林。四野空旷,一望辽阔。或遍地白雪,或满坡荒草,或一沟的枯枝疏林,失去了郁郁葱葱的想入非非,却也失去了阴森隐蔽的心有余悸。是的,冬天应该该冷,不冷反而不正常。应该刮风,刮北风,刮大风,寒风刺骨才告诉你什么叫冷!应该飞雪,“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才令人能感受到冬天的诗情画意是另一种天造地设的造化之美!应该结冰,水泼地上冻住了,冻硬了;屋顶雪花时,檐下结冰棱了;涝地结冰后,人可以行走了,哈,那才是冬的本来面目。故乡飞雪的时候,许

冬日思春

□孔明

多人家敞开了门。放雪花进屋,赏雪花飞舞;出门去踏雪,顶风雪走路。那扑面而来的,不是热情吗?那吻颊而化的,不是大爱吗?老农盼着雪大,中指插雪里测量薄厚,雪压弯了树枝反而一脸如莲的喜悦。故乡挂大风时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土木结构的屋子四角漏风,灶火跟前的水瓮照样结冰。一冬都吃腌菜,菜瓮就一冬都冻着,瓮内壁尽是冰茬,不小心会割破人手。温暖的只有炕上,炕拐角盖一盆水泡黄豆,过三五日就出白牙了。“豆芽菜,水蓬蓬,娃跟婆婆过一冬。”这样的童谣孩提时顺口就来,不觉得像豆芽菜一样直白,却觉得比腌菜更耐咀嚼。

都市是住久了,故乡的冬天虽然记忆犹新,但我坦白,我是回不去了,我已经不能忍受那样的冷了。母亲过世的那年冬天,就是真正的冬天。冰天雪地,真领受了一回童年的冷。我穿着母亲生前为我编织的加厚毛裤和羽绒服,守灵时还是冷得受不住,后半夜坐到炕热上了。送灵那天,跪拜冰雪,知道了寒冷,手脚和脸却被冻得几无知觉。

睡觉时铺了电褥子,盖了两层棉被,起床时发现自己眉毛上结了一层白霜。回到西安的家,鼻子、咽喉都上火,挨到春天才缓过劲儿来。我问过妹妹:“咱小时候的冬天就那样吗?”不待妹妹点头,我就反问:“咱是怎么熬的?”一个“熬”字,使我心生愧疚。是的,我津津乐道的童年冬天,故乡几辈辈人都是“熬”过来的,叫作“熬冬”。冬天如果要“熬”,那就不好玩了。我记得清楚:童年时,我埋怨过冬天太长了。当然,埋怨的肯定不只有我!

人类曾诅咒虎狼,虎狼却成人类现在的保护对象了。冬天是虎狼吗?显然不是,至少不全是。没有冬天行吗?未必不行,但起码是一个遗憾吧?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不好吗?不经过冬天的寒风飞雪,就无法感受春天的和风细雨;不经历冬天的草木萧条,就无法欣赏春天的欣欣向荣;不体验冬天的束手缚脚,就无法领略春天的心情放飞。人有傲雪之志,即使熬冬,也当能守住傲骨;人有怀春之心,即使熬冬,也当不失去信念。雪莱在《西风颂》里呐喊:“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当然不远,这没有悬念。大寒是冬的极限,就像南、北回归线,大寒的尽头,是立春的前端。

在这样的冬天,与其说我思冬——童年的冬,毋宁说我思春——人类的春!在都市里,常听人说冬天不像冬天了,那像什么

呢?一言难尽呀。人是怕冷的,但对暖冬端端不安。秋似乎流连忘返,冬总是姗姗来迟。已经立冬几天了,仍有人张罗秋游呀。说是秋,有一树的红叶为证嘛。好像是恍惚一梦间,人都稀罕雪了。该下雪了不下,几乎人人期盼,却望眼欲穿的时候居多。预报有雪,偏就是不见雪闪闪,闪闪了也不似白雪,倒像春天的飞絮,飞着飞着就无影无踪了。真下雪了,却更像下雨!明明看见雪花飘落,却不见地面被“漂白”,湿漉漉的像泼了一地水。预报雨夹雪一定是雨的时候多,预报小雪肯定就不是大雪,而西安已很少预报大雪了。不下雪的日子,不冷,却也令人不爽。天上无云,红日却成了白日;地上没雾,却连雾踪的好像人都近视了。古城人就多了一愿,盼雪等于盼雪驱霾。每次下雪,像过节,相约看雪景呀,堆雪人呀,与雪景合影留念呀。雪落在身上白白的,雪融化了衣服却像刚洗过,没洗净,像极了水印的雪爪鸿泥。有人装了一瓶白雪,竟融化了半瓶泥水。一般雪霁的当日,空气综合指数为优,呼吸感觉确实是优,但第二天看雪,上面已不洁白,不知是霾还是尘。——唉,冬天成了这个样子,该问谁呢?只有问天了!

都市的冬天,真算不得地理意义上的冬天了,也算不得传统意义上的冬天了。室内有了暖气,怕冷就不出门了。白天坐在客厅,阳光照进屋里,不是春天,胜似春天,我却若有所思,不能释怀。春暖如春,这正常吗?也是天问,就算杞人忧天吧!

笔走龙蛇